宋史

九四



列傳卷第八十五　宋史三百二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景泰字周卿晉州人進士起家補坊州軍事推官後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慶州即上言元昊雖稱臣誠恐包藏禍心當選主將練士卒脩城池儲資糧以

備不虞三䟽不報俄元昊反又上邊臣要略二十卷遷都官知成州奏平戎策十有五篇會有薦泰知兵者召對稱旨換左藏庫使知寧州任福敗徙原州元昊衆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沒敵騎逾平凉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趍原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迴逗遛不進泰斬以徇遇敵彭陽西裨將夏侯觀欲退守彭陽泰弗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敵騎來犯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敵欲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

級以功遷西上閤門使知鎮戎軍兼兵馬鈐轄父之
領忠州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卒子思立熙寧
中屢有戰功爲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知河州與董氊
部兵戰沒後思忠以左藏庫副使遂州駐泊都監擊
瀘州夷人陷於羅箇暮山下兄弟繼死王事人皆憐
其忠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饒財以勇悍大中祥符中盜
起晉絳澤潞數州信應募籍軍與其徒生擒賊七十人
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表薦召閱其藝遷御
前忠佐領河中府同幹鄜延丹坊州慶成軍管界捉賊

又遷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遷捧日都虞候陝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從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傅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遷鈐轄兼經略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戰敗信出兵拒敵俘斬甚衆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總管四路置招討使遂為本路招討副使累遷馬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王則反貝州用安撫使明鎬奏為

貝州城下都總管城破則逌信率兵執則而還餘黨自
焚死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為步軍副都指揮使
未至卒贈武寧軍節度兼侍中

蔣偕字齊賢華州鄭縣人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刲股以
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邪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舉
進士補韶州司理參軍以祕書省著作佐郎為大理寺
詳斷官寧州豪人王澥使奴殺一家四人偕當澥及奴
皆大辟宰相陳堯佐欲寬澥判審刑院宋庠與偕持之
不從偕以是知名陝西用兵數上書論邊事遷祕書丞
通判同州計置陝西錢粮逾年為沿邊計置青白鹽使

用麗籍范仲淹薦改北作坊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知汾涇二州徙原州邊民苦屬戶為鈔盜偕得數輩腰斬境上盜為息遷北作坊使兼本路鈐轄明珠康奴諸族數為寇偕潛兵伺之斬首四百擒酋豪焚帳落獲馬牛羊千計所俘皆刳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為廢飲食而偕語笑自若徙華州兵馬鈐轄湖南蠻唐和內寇徙潭州鈐轄賊平知忻州徙冀州坐擅率糧草降知霸州踰年徙恩州領韶州刺史屬兵糧乏絕朝廷方募民入粟增歷直給券詣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患未有應令者偕使州倉詭為入粟數輒作鈔遣屬官持至京師轉

賀得緡錢以補軍食為御史彈奏降知坊州儂智高反除宮苑使韶州團練使為廣南東西路鈐轄賊方圍廣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徙軍沙頭安撫楊畋檄偕焚粮儲退保韶州坐此降潭州駐泊都監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場賊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偕入廣州即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步兵馘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侯劒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輕肆敗

張忠開封人初隸龍騎備征選爲教駿有軍校恣掊歛忠毆殺之坐配昌州旣遁去爲盜復招出隸龍猛軍以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攻破堡砦殺劇賊張海郭邈山從平恩州功第一累遷如京使資州刺史歷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儂智高反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初智高圍廣州時洪州駐泊都監蔡保恭及知英州蘇緘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忠奪而將之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爲團練使若曹勉之於是不介騎而前會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濘不能奮遂中標槍死錄

其父率府副率致仕餘慶為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身封其母為河內郡夫人弟愿遷右班殿直閤門祗候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其壻劉錞凡四人封長女為清河縣君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為左侍禁閤門祗候歴延州西路都廵檢環州肅遠砦主累遷內殿承制秦鳳路兵馬都監開古渭州路為前鋒斬首九百餘級擢崇儀副使會掌烏族叛又率兵攻討斬首八十五級遷六宅副使累勞補崇儀使為秦隴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歲侵屈野河西地至耕穫時輒

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斂兵河東毋與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跡是時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為候望又與光議曰乗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據其地請還白經略使盎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城然後廢橫戎臨塞二堡徹其樓櫓徙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

之內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議五月恩及武戡走馬
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廵邊為名往按視之會詗
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
夜率步騎一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
無複部伍夏人舉火卧牛峯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
吾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
元猶不信行至皆口恩欲休軍須曉乃登山道元奮
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
慍曰不過死耳乃行北明至忽里堆敵數十人皆西
走相去數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騎呼之敵不應

亦不動俄而起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塹其中有梁謂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夏倚方在紅樓見敵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豨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抉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寧府砦兵馬都監劉慶皆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甚衆恩不肯降迺自殺贈同州觀察使封其妻爲京兆郡君録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武戡坐棄軍除名編管江州

張岊字子雲府州府谷人以貲為牙將有膽略善騎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岊詰問岊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留岊共食阿遇袖佩刀貫大臠啗岊岊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指岊腹而彀岊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岊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與岊縱獵雙兎起馬前岊發兩矢連斃二兎阿遇驚服遣岊馬橐馳悉歸所虜州將補為來遠砦主手殺偽首領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

迨詔麟府進兵凱以都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黃党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偽軍主敎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時敵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不得前康德輿管勾軍馬司事遣凱馳騎五十往護之至青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凱拔矢鬭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南隅庳下賊將登衆囂曰城破矣凱乗陴大呼搏賊賊稍却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人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乏以勞遷右班殿直然賊嘗往來邀奪饋運以凱為麟府州道路巡檢至深

柏堰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穫凱以計于張亢得步卒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賊於柏子砦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砦下凱護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凱臂猶躍馬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棄潰特改西頭供奉官又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凱與諸將一日數戰破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埜砦俘獲萬計遷禮賓副使明鎬在河東以岢嵐軍當雲朔路奏凱為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岢嵐張亢脩並

砦堡障初議置安豐砦於石臺神嵒以為非要害之地遂砦徙於生地骨堆以拒賊左右親信咸曰擅易砦地可乎嵒曰苟利國家得罪無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遷絳州兵馬都監二州未解嚴復麟府駐泊都監包安豐累遷洛苑使嘗從數騎夜入羌中偵機事既還羌覺追之嵒隨羌疾馳効羌語與羌俱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卒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滏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三班差使殿侍黔州指揮使獠兵屢入寇君平引兵擊破之以功遷奉職除駐泊監押從容白等州巡

檢又以捕賊功遷右班殿直謝德權薦君平河陰窖務擢閤門祗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栁為令佐使臣課最及瘞汴河流屍悉從其言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脩河都監既而河未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泗州道路多群寇君

平請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罷夾河巡檢於是行者無患復為滑州脩河都監遷供備庫副使河平改西作坊使就遷鈐轄卒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論者惜之録三子官子鞏皇祐中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為河陰發運判官管勾汴口嗣其父職云

論曰孔子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與也老氏曰佳兵者不祥景泰輩或起書生或奮行伍或出亡命非有將率之材也泰信以區區之卒嘗摧西夏之疆鋒頗知持重以制敵耳蔣張輕肆自用竟殞于烏合

之寇忌怵道元之勢身啗虎口守義不屈猶足尚也
臣之驍勇固非臨事而懼者君平死戰之子迺明習
水利以吏材稱亦可謂善變矣

史方字正臣開封人應周易學究不中補西第二班
殿侍再遷三班奉職為灃澧鼎沿邊同巡檢改右班
殿直閤門祗候會澧州民許下溪州蠻侵其土地遣乘
驛往視自竹踈驛至申文崖復地四百餘里得所掠
五百餘人又置澧州武口楊泉索溪四砦以扼賊衝
就知邵州徙澧州遷右侍禁天禧中下溪州蠻彭仕
漢寇辰州殺巡檢王文慶方勸兵入溪洞討捕降其

黨李順同等八百餘人誅其尤惡者杜忽等十九人
遷西頭供奉官知辰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脩南
北江五砦徙夔州時富順州蠻田彥晏寇施州焚暗
利砦方領兵直抵富順蕩其巢穴窮追彥晏至七女
柵降之遷內殿崇班改內殿承制奉使契丹以供備
庫副使知環州環慶路兵馬都監先是磨娟浪壹托
校拔新兀二兀三六族內寇方諭以恩信乃傳箭牽
羊乞和減禁兵五千徙內地以省邊費徙慶州遷禮
賓使兼環慶路兵馬鈐轄復知環州歲餘遷愛州刺
史爲益州鈐轄徙秦鳳路遷西京作坊使卒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累舉進士不中授三班奉職監坊州酒稅以右班殿直為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李繼遷寇邊與總管王榮敗走之又與鈐轄張崇貴擊賊焚其積聚斬首級而還擢閤門祗候為本路兵馬都監復出蕩族帳獲羊牛萬計徙鳳翔秦隴階成等州提點賊盜公事尋為都巡檢使徙利州都監初繼遷聲言石隕帳前有文曰天誅爾勿為中國患鑑時為承受入奏事真宗問之鑑曰此詐為之以欺朝廷也宜益為備至是繼遷陷靈武帝思其言特遷右侍禁知儀州州有制勝關最號險要繼遷欲乘虛襲取

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諜者以告有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姦謀也且示虜弱搖民心臣不敢奉詔卒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西頭供奉官知利州會歲飢以便宜發倉粟振民秩滿民請留詔留一年提點河東路刑獄歷知保州廣信軍原州就為環慶路都監兼知慶州徙環州平磨娟族于合道鎮坐事徙知丹州累遷西京左藏庫使恩州刺史為環慶路鈐轄兼知環州改西上閤門使秦州卒

李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為臨穎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

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
坊副使與張君平並為脩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為
鄆州兵馬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
初屬戶寇陷階州沙灘砦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
趙釗擾之奏流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砦遷軍
器庫副使歷知原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略任邊者李
諮以渭應詔徙益利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
入作使擢西上閤門使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
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
與知州郭勸謀郤之既而元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為

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為尚食使知汝州徙磁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于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卒

王果字仲武深州饒陽人舉明法歷大理寺詳斷官遷光祿寺丞以太子右贊善大夫為審刑院詳議官遷殿中丞奏邊策試舍人院改衣庫副使知永寧軍更尚食使知保州契丹謀致書求關南地使未至果購諜者先得其藁奏之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中官楊懷敏領沿邊屯田事大廣塘水邊臣莫敢言果獨抗辨水侵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

果以不法左遷青州兵馬都監歷永興軍兵馬鈐轄
知隴州俄詔還遷皇城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徙知
定州兼真定路兵馬鈐轄叛卒據保州果坐多傷士
衆徙知容州又知忻州鄜州擢秦鳳路兵馬總管遷
西上閤門使徙知滄州卒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八歲始能言聰敏過人舉
進士歷通利軍司理參軍中牟縣主簿改大理寺丞
知濟陰縣建言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
来河決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汲
子山下穿金堤與橫壠合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

道使者共議弗合郎大坐小法監通利軍稅洺州肥
鄉縣田賦不平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
往既至閉閤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
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
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偕奏其才遷殿中丞知館陶縣
康定西征諮上戰略獻拒馬搶陣法其制利山川險
隘以騎士試上前擢通判鎮戎軍募兵教習會三司
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脩言惟諮方田法簡而易行
詔諮與孫琳均蔡州上蔡縣稅以母憂免官用宰相
呂夷簡薦起為崇儀副使提舉黃御河堤岸時富弼

使契丹詣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楊懷敏鄧保
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盧滹沱後唐河以
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上溢鸛鶺陂下注北
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彊東至海口西接保塞惟保
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儲
用興後會契丹約和而止知丹利二州王則叛文彥
博薦諮知冀州運糧助攻討賊平徙忻州開渭渠導
汾水興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顓言諮有巧思自為
兵械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轅弩生皮甲來
上帝頗嘉之除益州路兵馬鈐轄累遷英州刺史後

為契丹祭奠副使知汾州未行言獨轅弩可試改鄜延路兵馬鈐轄許置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既成經略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轅弩軍以西上閤門使知潞州言懷保二郡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間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道詔諮置弩千分給并潞諮因上疏曰臣自冠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曆初經畫河北大水界斷

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爾時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諸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黒水女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曆之策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

事須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閒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擊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軍器諮嘗謂汴乘索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狹柏嶺

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而卒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師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斷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書抵彬敏應募間行由祁溝關達涿州彬得詔選壯士五十人衛敏還道遇賊力戰四十八人死敏與兩人者僅以身免彬上其事太宗召見復令齎詔諭彬師還補敏易州靜戎指揮使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將李繼隆遣部將逆戰為敵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騎奮擊敵懼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襲契

丹至滿城獲首級甚衆旣而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賜白金三百兩使閒行求其父母得之以歸從屯鎮州而升其指揮爲内員僚直李繼隆討夏州奏隸麾下敏率兵至靈州橐駞口雙堆西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橐駞鎧仗數萬計繼隆上其功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旣而又從傅潛于定州時契丹𧗠蒲陰路城中有神勇軍士千餘人屬敵兵盛不敢戰敏率輕銳援出之眞宗幸天雄軍詔敏隸高瓊使追賊至寧遠軍以功領涿州刺史王均亂西川從招安使雷有終敗賊於靈池山賊

平遷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中契丹復入寇敏從王顯
為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斬其酋長真
授單州刺史後為邢州兵馬鈐轄未幾從王起屯定
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餘級從北平砦兵
馬鈐轄領騎兵五千以當其衝先是兩地供輸民多
為契丹鄉導敏自魚臺北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户送
定州遷北平砦總管賜御劒聽以便宜從事至是契
丹復入寇復與敵戰楊村敗之敏諜知契丹主去北
平十里蒲陰駐砦敏夜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
大驚問捷覽曰今日戰者誰捷覽曰所謂田廂使者

契丹主曰其鋒銳不可當遂引衆去數攻瀛州不下欲乘虛犯貝魏詔敏與魏能張凝三路兵入敵境縱擊以牽其勢敏出西路抵易州南十里屯師石村虜獲人畜鎧仗以萬計尋詔三路兵還定州敏遇敵于鎮州之北馬頭嶺復大破之契丹請和乃徙敏鎮定路都鈐轄遷本州團練使充鎮定路總管徙永興軍陝州歷鄜延環慶鳳翔三路久之為環慶路都總管時後橋屬羌數擾邊敏誅違命者十八族又敗羅骨於三店川遷鄭州防禦使涇原路總管後徙環慶坐與部豪往還納賂為不法降左屯衛大將軍昭州防

禦使既而以虢州團練使知隰州復為環慶路都總管儀州防禦使卒敏在邊二十餘年凡遷授多以功伐雖晚不自飭而朝廷亦優容之

侍其曙字景升父稹左監門衛大將軍曙少舉進士不第以父任為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以閤門祗候為蘇杭湖秀等州都巡檢使遷左侍禁領東西排岸司與謝德權提舉在京倉草場嘗於倉隙地牧牛羊為德權所訟真宗以問德權曰牛羊食倉粟邪曙聞而自劾帝勉諭之它日召曙問汝才孰與德權對曰德權畏法慎事臣乃敢於官倉牧牛羊是不

及也人多稱之鄂州男子聞人若挫告其徒永興民李琰將作亂命曙同度支判官李應機往按之至則設方略捕琰黨三十餘人皆伏法琰辭連已所不快者數十人一切不問青州卒龐德訟其校李緒謀以衆叛帝疑其誣又命曙至青州與通判魏德昇同至効無驗遂棄德市知青州張齊賢奏曙擅戮人帝曰不爾無以安被告者曙還奏德憚緒治軍嚴故誣之帝擢緒本軍虞候而進曙東頭供奉官初太宗平河東建塔于太原故城塔毀帝欲新之遣內侍經度計工二百萬帝疑命曙往減費十九改內殿崇班祥符

二年黎州夷人為亂詔曙乘驛往招撫其酋首納款殺牲為誓曙按行鹽井夷人復叛曙率部兵百餘生擒首領三人斬首數十級因上言蠻阻險拒命請必加討詔知慶州孫正辭環慶駐泊都監張繼勲領陝西兵同曙俱進所至皆降曙又言王師已至而方出請誅之真宗謂王旦曰已降而殺之何以信四夷不許夷人平遷內殿承制再遷如京副使知登州會歲飢請漕江淮米以振貧乏活者甚衆累遷西京作坊使惠州刺史知桂州徙滑州遷西上閤門使徙鄆州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曙為人沈敏有幹略善論利

害事朝廷數任使之

康德輿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贇元嘗以作坊使從曹光實襲李繼遷獲其母妻擢崇儀使武州刺史贇元死真宗追其功録德輿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涇原路走馬承受擢閤門祗候河陽武埽詔遣德輿完築歷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勾當榷貨務皆兼領埽事改巡護開封府等六州黄河隄岸天聖中使夏州賜趙德明冬服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世邪德輿懼其復仇給曰非也還勾當汴口改西頭供奉官用樞密使曹利用薦遷内殿崇班河陰兵馬

都監建浴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
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歷知原州慶州益
州路兵馬鈐轄久之領昭州刺史徙并代兵馬鈐轄
管勾麟府路軍馬事有蕃部乜羅為殿侍求錦袍緋
料德輿不與乜羅頗出怨言後有諸乜羅與賊通戰
則反射漢人乜羅無以自明乃謀附賊指揮張岊聞
之召乜羅與飲乜羅泣曰我豈附賊者邪蓋逃死耳
岊以告德輿與乜羅叛信矣不可不殺元昊方屢入寇
德輿不聽曰今日豈殺蕃部時邪岊曰叛者特乜羅
非衆所欲也請為君召與飲仆崖谷中聲言墮馬死

安知漢殺之德輿猶豫不決以問所親所親惡昷短毀之昷計不得行知府州折繼閔聞賊將至以告德輿德輿怒曰君不召之何以知其來也賊果以也羅為嚮導自後河川入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輿閉門不納或降賊或為賊所殺不可勝計賊既圍府州德輿與馬步軍副總管王元兵馬鈐轄楊懷忠按兵不出戰但移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輦運至境以俟而德輿等終不出及陷豐州纔出屯州城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然朝廷不悉聞德輿止坐不出戰降

爲東染院使河陽兵馬都監尋復昭州刺史知保州徙真定府定州路總管歷知代石儀三州大名府路鈐轄提舉金堤累遷西上閤門使至和中河決小吳埽破東堤頃丘口居民避水者趨堤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輿以巨艘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免墊溺復領果州團練使知冀州徙趙州有告雲翼卒謀以上元夜刼庫兵為亂德輿會賓屬燕飲自若陰遣人捕首謀誅之徙陳州鈐轄卒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無棣人父凝殿前都虞候寧州防禦使契丹內寇凝與康保裔伏兵瀛州陷圍中昭

字四百

遠年十八挺身掖出之擢左班殿直寄班祗候每出使還奏利害多稱旨為忻州都巡檢改閤門祗候知火山軍管勾河東緣邊安撫司再遷内殿崇班天禧初閤門副使缺貧樞密院方奏擬人真宗曰朕有人矣張昭遠知邊略曹儀習朝儀可並除西上閤門副使儀為河北緣邊安撫副使尋知瀛州改東上閤門副使知定州以引進副使復知瀛州遷西上閤門使知雄州獻言歲㑹四榷場入中銀帝謂輔臣曰先朝置榷場所以通貨非所以計貿易之利也㑹大雨陂塘大溢昭遠勒兵築長堤以捍其衝徙鄜延路兵馬

鈐轄進都鈐轄築堡戍平川領忠州刺史知成德軍遷四方館使滹沱河決壞城郭乃脩五關城外環以堤民至今為利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新州防禦使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知代州召還改莫州防禦使罷管軍授左龍武軍大將軍昭州防禦使卒特贈應州觀察使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略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者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辦然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略一失機會

二百四十个

關中兵禍數年不解德輿閉城以棄其民昭遠計榷場所入爲知聖人懐柔之意哉

列傳卷第八十五

列傳卷第八十六　宋史三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王安石 子雱 唐埛附　王安禮　王安國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

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脩薦為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為群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

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脩起居注辭之

累日閤門吏賫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鬬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駮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

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為
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
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
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毋憂去
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
呂二族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
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為
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
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
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

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皐夔稷禼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

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
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
至雖有皋夔稷卨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
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
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
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卨亦安肯苟食其祿
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斮之傷而
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為合
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為令二年二
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

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

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

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粮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為巽辭謝

令吕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上
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
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
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
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
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
下之所為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
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
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
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

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
遂寢公著雖為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刺史劉
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
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
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知制誥
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
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
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
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
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

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惷愚為人所惑動者豈應為此遂不敢一有所為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偽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為政其彊

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脩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鯀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隸英州唐坰本以安石引薦為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閼其奏出

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脩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為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

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脩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脩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為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為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為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

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

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為
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彗出東方詔求
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䟽言晉
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
與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
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傅會豈無偶合
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
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

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閎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諜得其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

怒自草敕牓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為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

上頗厭安石所為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
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
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
上益厭之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
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
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
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
于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為言詔停之
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

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須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

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
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
雱
雱字元澤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
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
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彊而邊患博矣其後王
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
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
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

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
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
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
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
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
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
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
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
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所阻故與程君
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

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唐坰者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書云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之乃令鄧綰薦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坰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號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上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

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安石遲遲坰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略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為安石爪牙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至詆為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坰慷慨自若

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
安石為之請去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鄧
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
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稅卒官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
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
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
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
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至
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

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熙寧中鄜延路城囉兀河東發民四萬負餉宣撫使韓絳檄使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事今敺之深入此不為寇所乘則凍餓而死爾宜亟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言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有陰德相與共之初絳專爵賞既上最多失實公弼

以狀聞詔即河東議功公弼將受之安禮曰宣撫使
以宰相節制諸道且許便宜封授一有不辟人猶得
非之公藩臣乃欲踰進功狀于非其任邪公弼遽辭
遂薦安禮于朝神宗召對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
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
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
州召為開封府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以天
下事帝甚鄉納直舍人院同脩起居注蘇軾下御史
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
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

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張璪皆擿使勿救安禮不答軾以故得輕比進知制誥彗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為不忠不賢者為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數嘉歎諭之曰王

珪欲使御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
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
異此御當益自信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立斷
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
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
府前遼使過而見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
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
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帝數失皇子太史言
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
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

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遷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略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為神明宗室令騑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既火敗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姿首也今炙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辱譴以為戒詔

從之仍奪令騑奉後宮造油箔約三年損者反其價纔一年有損者中官持詣府請如約詞氣甚厲安禮曰庸詎非置之不得其地為風雨燥濕所壞耶苟如是民將無復得直約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貴人皆憚之元豐四年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問罪夏國涇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大怒曰貴糴遠餉反不可用徒斃民力於道路康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遣判官張大寧與同參覈且械繫康直以俟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帝

意解赦康直是時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

節度使安禮又以為不可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詆執政且言尚書不置録目有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録以為式乃與省中同遂并列亶他事亶坐廢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材疏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以置獄蓋為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汝賢亦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歴楊青蔡三州又為御史言失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府苦風痺臥帳中決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禄大夫安禮偉風儀論議明辨常以經綸

自任而闊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天成年十二出所為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警拔遂以文章稱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於書無所不通數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為第一以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為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

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顓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

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議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為政有足稱者安國早卒故不見於用云

列傳卷第八十六

列傳卷第八十七　宋史三百二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敕修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黃履　蔡挺兄抗

王韶子厚 寀　薛向子嗣昌　章楶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暫經目輒誦稍能戲為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儆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

韓琦聞其名以兄之子妻之舉進士調邢州司戶參
軍和川令歲滿薦者踰十數應得京官適舉將薛向
有公事未竟閲銓格判銓張掞擿使自陳勿用清臣
曰人以家保己而己捨之薄矣願待之掞離席曰君
能如是未可量也應材識兼茂科歐陽脩壯其文以
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秘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
也試文至中書脩迎語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
矣啓視如言時大雨霖灾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
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為證必
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說也吾不之信民間

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即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一
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為之不寧民人生聚
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
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
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知之語王
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議
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既而詔舉館閣歐陽脩
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從韓絳使陝西慶
卒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配隸為奴婢絳
坐貶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

獄齊魯盜賊為天下劇設耳目方略名捕且盡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為兩朝國史編脩官撰河渠律曆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為不減史漢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拜吏部尚書清臣官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哲宗即位轉左丞時熈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徙河南永興召為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真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過制因

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觧其獄而寬黨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動復駮之不聽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絀元祐之政策士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汜純仁去位清臣獨顓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覬為相顧蘇轍軋己迺擿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

怒轍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蓋覬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為異惇既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将悉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合榻榜朝堂置餘人不問鄜延亡金明砦主将張輿戰沒惇怒議盡戮全軍四千人清臣曰将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或輕身入敵今悉誅吏士異時亡将必舉軍降虜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屬吏捕治本澶州娼而為清臣姑子田氏外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

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真定府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冤造奇譖以危劉摯等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爲門下侍郎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清臣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簡重宏放文體各成一家爲人寬洪不忮害嘗爲舒亶所劾及在尚書亶以贓抵罪獨申救之曰亶信亡狀然謂之贓則不可再爲姚勔所駁當紹聖議貶或激使甘

心清臣為之言曰勔以職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故而加重帝悟薄勔罪起身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居官奉法毋敢撓以私然志在利祿不公於謀國一意欲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群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先生曰汝方為誦數之學未可從吾游當群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燾無難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調蔡州觀

察推官至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用歐陽脩薦為秘閣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進司農符檄日夜下如免役增寛賸造簿供手實青苗責保任追胥苛切其類亨午燾平心奉法列其泰甚於朝移使京東路過闕入見神宗偉其儀觀留檢正中書孔目房脩起居注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燾左諫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遇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燾笑答曰尊中華事大

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遼國通好久豈復於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為知禮即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知審刑院決剖滯訟五百餘案因言每赦獄上省輕重有疑則必致駁勢既不敵故法官顧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求知陳州還為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命館遼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廡下力爭之使無以奪至肆儀將見又不使綴行分班使者入餘皆坐門外燾請令門見而出衆始愧悔遽辭日悉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燾曰契丹喜嘗試人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

改戶部尚書六年同知樞密院夏人欵塞乞還侵疆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無厭當使知吾有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并棄熙河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於是但以葭蘆等四砦歸之蔡確輩更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少清而并塞猶苦寇掠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

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頋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携貳使来脩貢悉如壽策宣仁太后患國用不足頗裁冗費宗室奉亦在議中壽諫曰陛下雖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舉不可不深思而熟計太后悟遂止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壽以河流入濼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為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

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為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三年同列皆序遷且新用執政燾獨如初詔增其兩秩燾懇辭曰是雖有故事竊意以一時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安其心爾今日顧自臣輩之使朝廷不為姑息而大臣稍敦廉耻之風庶或有補竟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及河南府入為門下侍郎宣仁之喪宗室既為三年

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章為期燾爭之曰上以先后
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茲用明道故實耳遂改之
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上疏與惇布衣交覬其助已
燾不肯以下之陽翟民蓋漸有財訟而與諫官來之
邵交通開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燾不可復
欲并劾開封燾又不可遂與惇隙明堂齋祠為儀仗
使後官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方舉劾諫官常安
民又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欲逐安民燾
為救釋惇遂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父日華
本三班院吏以燾恩封光祿大夫至是卒年九十餘

壽免喪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內侍出使以所得旨言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壽請按治之都知閻守懃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懃詣壽謝郝隨得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赦為階亦爭之以老避位帝將寵以觀文殿大學士有間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讐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

者為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粮吏無月俸公私匱耗未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為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勿使飾偏辭而為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初建青唐邈川為湟州戍守困於供億燾在樞府因議者以為可棄奏還之崇寧元年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鄞州之復又移建昌軍然棄鄯州時燾居憂不預也終不敢自明閱

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官職子扶請康時爲給事中金人入京師責取金帛扶與梅執禮陳知質程振皆見殺

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孫也早孤鞠於兄環歆任以官辭不就未冠登第歷鳳翔法曹縉雲令王安石與環善既得政將用之而環已老乃引璪同編脩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人院楊繪劉摯論助役安石使璪爲文詰之辭曾布請爲之由是忤安石意神宗欲命璪知制誥安石薦用布以璪同脩起居注自縣令至是才歲餘坐奏事不實

解三職已而復之時建議武學璪言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于太學朝廷既復河隴欲因勢戡定夔蜀荊廣諸夷璪言先王務治中國而已今生財未盡有道用財未盡有禮不宜遽及徂征之事皆不聽以集賢殿脩撰知蔡州復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盧秉行鹽法於東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數家為黥徙且破産以償告捕二年中犯者萬人璪條列其狀又言行役法以来最下户亦每歲納錢乞度寛羨數均損之以惠貧弱後皆施行

鄭俠事起瑑婿呂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有迹深其辭致京等於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權度支副使遂知制誥知諫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為直講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攷歲校以行藝次升略倣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議多自瑑發之蘇軾下臺獄瑑與李定雜治謀傅致軾於死卒不克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多以國朝未嘗躬行方澤之禮為非正詔議更制瑑請於夏至之日備禮容樂舞以冢宰攝事帝曰在今所宜無以易此卒行其説為翰林學士詳定官制以寄禄

二十四階易前日省寺虚名而職事名始正四年拜
叅知政事改中書侍郎哲宗立諫官御史合攻之謂
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
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為大姦
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䟽入皆不報最後劉摯言
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謟蔡確數人
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今
過惡既彰不可不速去如是踰歲乃以資政殿學士
知鄭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楊州以卒
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謚曰簡翼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治平中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宮禁宦寺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邪召試學士院以為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戶房兼脩條例進集賢校理時三司新置提舉帳司官祿豐地要人人欲得之執政上其員帝命與宗孟命察訪荆湖兩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之呂惠卿制手實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産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

災傷五分不預焉臣以為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頒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病矣俄同脩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史才命同脩兩朝國史為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唯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遽加佩魚遂著為令樞密都承旨張誠一預書局事頗肆橫挾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持其語質帝前皆非是因叩頭白其姦帝察其不阿欲大用拜尚書左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

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為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亳杭鄆三州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為衰止而所殺亦不可勝計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頗默默不樂復求河中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帑豐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

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邪常曰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別每用婢子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也蓋鍼其失云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又為高密廣平王二宮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權監察御史裏行辭御史改崇政殿說書兼知諫院神宗嘗詢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圓

丘夏至祭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於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方今爲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群祀爲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覆董之北郊之議遂定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同脩國史遭毋憂去服除以禮部尚書召時閩中患苦鹽法獻言者衆神宗謂覆自閩來恃以爲決覆乃陳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鄙之遷御史中丞覆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貫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群臣自喜群臣且然況大臣乎

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
辱哉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萬
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顧也遂
刊其制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
以言為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
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
哲宗即位徙為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
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
擊之至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以龍圖
閣直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歷

舒洪蘇鄂青州江寧應天潁昌府紹聖初復龍圖閣
直學士為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梁燾垂簾時
事乞正典刑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為罪
先是北郊之論雖定猶不果行復又建言陽復陰消
各因其時上圓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
因地祀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
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
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茲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
及二三執政哲宗詢諸朝章惇以為北郊 上可謂之
社稷曰天子祭天地盖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

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祭大祇亦謂之社乎哲宗可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褫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敢為陛下論得失乎乞從善地坐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未踰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

論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諧俾日邇忠讜疏絶回遹以端其志嚮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

說以隙國是群姦洞之衝決莫障重爲薦紳之禍焉至於興大獄以傾馮京蘇軾者璪也助成手實之法以壞人材讒司馬光者宗孟也訐盡蕭之事擊呂大防劉摯等去之者履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三子抑其亞乎壽論議識趣有可稱述雖立朝無附而依違蔡確章惇間無所匡建非大臣之道也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虔州推官秩滿以父希言嘗官蜀乞代行遂授陵州團練推官王堯臣安撫陝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遼奏挺從至雄州誓書有所更易遣挺還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

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挺通判涇州徙鄜州河北多盜精擇諸郡守以挺知博州申飭屬縣嚴保伍得居停姦盜者數人弛其宿負補為吏使之察警盜每發輒得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衍鉅萬三司下其法於四方然大抵增賦也為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脩六漯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于六漯一夕復決妄夫芟揵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為輕乃貶秩停官越數歲稍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鹽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荒遠室廬稀疎往來無所芘挺兄抗時為

廣東轉運使迺相與謀課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閩鹽賊率千百為州縣害挺諭所部與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殿賞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賊黨破散宿弊遂絕歲增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上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斂邊戶入保戒諸將無出戰諒祚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柔遠城惡亟遣總管張玉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藜大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躓驚言有神過三日不

克諒祚督帳下決戰挺伏強弩壕外飛矢貫其鎧遂引卻移寇柔遠王夜斫營夏人驚擾潰去環州孰羌思順舉族投諒祚倚為鄉導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葺其舊舍出兵西為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毒之死挺築城馬練平為務原堡分屬羌三千人守之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訓之偏伍鉦鼓之法甚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奇則別為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為伍番三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纊十三

萬有奇括並邊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
益邊儲取邊民闕市番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
築城定戎軍為熙寧砦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人耕
守之諜告夏人集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夏人潰
分諸將躡而討之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賜金帛
二千夏人復犯諸砦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
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挺討平之進龍圖閣直學士
廣銳卒徙營衆憚遷欲為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
十九人訖徙營番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手過期輒
没挺為貸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為番漢青苗助役

法又自以意製渡河大索及兵械鎌[illegible]槍皆獲其用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于崇政殿善之下以為諸郡法河州景思立戰死帝開天章閣訪執政挺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契丹議雲中地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策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帝親臨賜藥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元豐二年薨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曰敏肅挺譎而多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為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其幾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在渭

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愍焉遂有樞密之拜云

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遷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宮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州為秘閣校理乞知蘇州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築長隄自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場大以為利徙廣東轉運使岑水銅冶廢官給虛券為市久不償入無所取資聚而私鑄抗盡給之人得

直以止畨禺歲運鹽英韶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舸為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增十五萬緡英宗立召為三司判官廣部去京師遠不即至帝見南來者必問之及入對諭曰卿乃吾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疏也以史館脩撰同知諫院方議安懿王典禮抗引禮為人後之誼指陳切至涕淚被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請見帝迎問之抗推原變異守前說以對大臣畏其諫列白為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惜其去曰第行且召矣郡兵番戍室家留營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

戍者感焉帝不豫趣命爲太子詹事未至而神宗立
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闕帝見之悲慟不自勝曰
先帝疾大漸猶不忘卿遂赴鎮秦有質院質諸羌百
餘人自少至老禁繫之非死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
擅相仇殺已而有犯者斬以徇莫敢奸令居數日夢
英宗召語眷如平生欲退復留覺爲家人言感念欷
歔及靈駕發引之旦東望號慟見僚佐于便室驟得
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侍郎又欲賜謚吳奎曰抗以
舊恩自雜學士贈官已踰常制遂止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

軍司理叅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熈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唯董氊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

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巡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覊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

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占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為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

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為不足校徙逵涇源帥志復河隴築古渭為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趣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擐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度洮為之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潜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進

右正言集賢殿脩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為熈州以熈河洮岷通遠為一路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熈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還至興平聞

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技栅去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乞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

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爲樞密副使熈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瑊掊官吏細故韶欲罷瑊王安石右瑊韶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寛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熈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熈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儻不求

退必致不容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元豐二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襄敏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績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命酌大盃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

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爲功級詔睨䣭
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盖亦多殺
徵云子十人厚寀最顯厚字處道少從父兵間暢習
羌事官累通直郎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
政事堂言之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換禮賓副使幹當
熈河公事會羌酋瞎征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贍與
厚同獻議復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師出塞七月下邈
川降瞎征九月次青唐隴拶出迎遂定湟鄯詔賜隴
拶姓名曰趙懷德進厚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既而
他種叛合兵来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

以畀懷德而貶厚右内府率再貶賀州别駕崇寧初
蔡京復開邉還厚前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懷德之
弟溪賒羅撒謀復國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扶之
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翕結命厚安撫洮西遣内客
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
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
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厚進擊破殺之唯
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遂抜湟州
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略安撫三年四月厚帥
大軍次于湟命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别將張誠

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宗哥川羌置陳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游騎登山攻其背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來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鄯州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明年羅撒復入寇

永年戰死羌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
降郢州防禦使已而趙懷德約降未決厚以書諭之
懷德即納欵還厚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
軍節度使謚曰莊敏

寀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
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州書生託
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
其術纔能什七八須兩人共為乃驗外間讙傳浸淫
徹禁庭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
與之游拒弗許戶部尚書劉昺寀外兄也久以争進

絶還往神降宋家使因昺以達宋言其故神日第往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昺驚駭汗洽不能對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即召宋風儀既高又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即内殿致天神靈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宋當立敗即白帝曰宋父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逆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宋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閽卒獨聽宋入帝齋潔敬待越三夕無所聞乃下宋大理獄成棄市昺竄瓊州

薛向字師正以祖顔任太廟齋郎為永壽主簿權京兆戶曹有商胡齎銀二篋出樞密使王德用書云以與其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誘胡人者鞫之果妄為邠州司法參軍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陳洎行邊向詣洎陳三獘言今板築綦興吏持斧四出伐木無問井閭丘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宜且葺邊城函關秦東塞今西鄉設守是為棄關內乎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悉從之邠守貪沓欲因事為邪并治子城立表於市以撤屋萁得賂免

向力爭罷之監在京權貨務連歲羨緡錢當遷秩移
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河北便糴行鈔法向曰
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象將益不售矣有司
主沔議既而邊糴滯不行沔坐黜以向知鄜州大水
冒城郭沉室廬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詒主將求歸
視弗得皆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為盜民大恐
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
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貫汝擅還之
罪衆入庭下泣謝一境乃安又論河北糴法之獘以
為度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

家今當有以權之遇穀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之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此策一行穀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便糴司於大名以向爲提點刑獄兼其事武疆有盜殺人而逸尉捕平民抑使承向覆其冤脫六囚於死入爲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觧鹽鹽足支十年而歲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馬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千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閒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塲於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於是馬一歲至萬匹聠陵復士計

用錢粮五十萬貫石三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
入鹽中于永安縣向陳五不可以為失信商旅遂舉
所關之數以獻嘗夜至靈寶縣先驅入驛與客崔令
孫爭舍令孫正病卧驚而死罷知汝州甫數月復以
為陝西轉運副使進為使厚陵役費其勵如永昭時
凡將漕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課
為最夏將嵬名山以綏州来歸青澗城主种諤將往
迎詔向與議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城之廷議
劾諤擅興將致法向言諤今者之舉盖忘身以徇國
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諤既貶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

州移潞州張靖使陝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向
詰關與辯靖辭窮即罪之神宗知向材以為江浙荊
淮發運使綱舟歷歲久篙工利於盜貨嘗假風水沉
溺以滅迹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數多
為主者冒占悉奪畀屬州諸運皆詰本曹受遣以地
有美惡利有重輕為立等式用所漕物為誅賞遷天
章閣待制環慶有疆事帝以向習知地形召詣中書
舊制發運使上計毋得出入唯上都門逹章奏至是
弛其禁熙寧四年權三司使明堂禮成有司誤遷向
右諫議大夫詔罰吏而向官不奪河洮用兵縣官費

字四百令八个

不可計向未嘗乏供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溢貪汰冗卒省浮費節横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邊人求代北地北邊擇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人應選向諜知之主者覺縱使亡去向遣邏捕取之械送瀛州戮於市北使久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點兵涿易治道僉謂必渝盟向曰彼欲彊議速成故多張虛勢以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嫚言以徼倖取成兵來不除道其亦無能為也已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郎向控辭賜詔弗允故事前兩府辭官乃降詔兩省得詔自向

始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
計筭無遺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課
閒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
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
暢明決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貪以西
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非常所以屬望意會
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爲於是舒
亶論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
十六元祐中録其言謚曰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
子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陜西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脩撰入為左司郎中擢徽猷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知渭州改慶州監公使庫皇實坐獄嗣昌奏請之遂以監臨自盜責安化軍節度副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復待制知太原府論築涇原三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西羌功進延康宣和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提舉崇福宮久之遷延康殿學士知延安府賜第京師當遷官丐田授其子昶京秩嗣昌前後因事六七貶多以欺罔獲罪至是言者併論之降為待制

卒先是徽宗有意圖北方遣譚稹啣命訪諸帥韓粹彥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潤飾諜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感激流涕造亂之咎人皆歸責焉

章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頻爲侍御史忤章獻后旨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楶以叔得象蔭爲孟州司戶參軍應舉入京聞父對獄于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冤還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縣歷提舉陜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爲考功吏部右司員外郎元祐初以直龍圖閣知慶州

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且捐葭蘆安疆等四砦予夏使歸其永樂之人夏得砦益驕楶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據要害不一毋舉勢將自蹙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楶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伏兵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瀦水夏人馬飲者多死召權戶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徙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命知渭州

至即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乃以三月及
熈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堡壁數十所自
示其怯或以築怯請曰此夏必争之地夏方營石門
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築又陽謝之陰具板
築守戰之備帥四路師出胡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
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成賜名平夏城靈
平砦方興役時夏以其衆來乘築迎擊敗之旣而環
慶鄜延河東熈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睥視
不敢動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
十餘日建高車臨城填塹而進不能克一夕遁去夏

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槩謀其弛備遣折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屬馘三千餘牛羊十萬夏主震駭哲宗為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階大中大夫槩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間廝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夏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哲宗亦為之寢兵槩立邊功為西方最時章惇用事槩與惇同宗其得興事頗為世所疑徽宗立請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事俾其子緈為

開封推官以便養踰年力謝事除救資政殿學士中
太一宫使未幾卒徽宗悼之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謚
曰莊簡賻恤甚厚有子七子繂綜綡綰繱縯縝繂綡最
知名繂繇推官爲户部員外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
權知揚州兼提舉香鹽事時方鑄崇寧大錢令下市
區晝閉人持錢買物至日旰皇皇無肯售繂飾市易
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且檄倉吏糴米以大錢予之
盡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幾新鈔法行舊鈔盡廢一時
商賈束手或自殺繂得訴者所持舊鈔爲錢以千計
者三十萬上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上怒

罷綍降兩官綜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為戸部員外郎中書侍郎劉逵之妻綜姊也逵漸復元祐之政綜多賛之蔡京欲擠逵且惎綜不附己使其黨攻之出綜湖州論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宮綜歷通判常州綰知丹徒縣縱簽判西安州繽簽判蘇州紊孫荖承奉郎籌監蘇州稅俱列仕顯及京復相遂興制獄傾章氏綖居蘇州或得私鑄錢數巨舋京風言者誣綖與州人郁寶所鑄詔遣李孝壽張茂直沈畸蕭服更往鞫之連繫數百人累月卒無實獄多死者京大怒別遣孫傑鞫之傅致如章綖刺面配沙門島

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籍入其家寘緯台州綜秀州綜溫州綰睦州縯永州菱處州盡均州官司降黜除名者十餘人時論冤之孫傑擢龍圖閣直學士知蘇州張商英入相始辯前獄移縱常州綜復朝奉郎通判秀州頊之縱改授內殿崇班綜秘書省校書郎遷倉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譚稹宣撫燕山請綜為參謀加右文殿脩撰金人破蔚州背歸山後議稹以錯置乖方罷綜落職送吏部會赦恩上書告老復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兼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平靈夏而蔡挺王韶章楶輩起諸生委褒衣樹勳戎馬閒世非無材顧上所趣尚磨厲奚如耳觀挺之治兵韶之策敵楶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薛向雖無三子勞而董漕邊饟不乏仰給待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降隴拶瞎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繼韶而嗣昌造釁北伐迺恃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宗以左道殺繼以鑄錢陷此非其驗也與

列傳卷第八十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９４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４８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４９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